

• 理论研究 •

## 大衍之数——揭开《黄帝内经》营卫循行的密码<sup>\*</sup>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 712046)

**摘要:**《灵枢》提出营卫之气在人体昼夜循行五十周次,并规定诊脉持续时间为脉搏搏动五十次,应当是源自《易传·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的论述。“大衍之数五十”,可能来自天地之数,以此说明大衍之数的宇宙论依据,因此对后世历法、数学等都有着深刻影响。从人与天地相参的角度而言,大衍之数作为确定自然时序的内在根据,自然也就成了生命活动的规制之数。因此,《黄帝内经》所言营卫之气昼夜循行五十周次以及诊脉之五十数,可能是以“大衍之数五十”为基础的术数模式推演的结果。先有五十之定数,然后为了满足这一定数,人为设计了人体28脉长度为16.2丈、一息气行长度为6寸、一昼夜呼吸13 500息等数据。当然这些数据的设计又受到了术数思想的影响,不可避免存在着脱离实际的情况以及理论内在的矛盾。

**关键词:**大衍之数;黄帝内经;营卫循行;发生学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9.12.002

**中图分类号:** R221

## The Number for the Great Expansion Method of Divination: Decoding nutrient-defense circulation in *Huangdi Neijing*<sup>\*</sup>

Xing Yurui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anxi 712046, China)

**Abstract:** Both the point that the nutrient qi and defense qi circulate within human body fifty times during one day-night cycle and the stipulation that the duration of one session of pulse-taking should be as long as fifty pulse beats in *The Spiritual Pivot* probably originated from the statement in *The Book of Changes* that the Number for the Great Expansion Method of Divination is fifty. This statement, which may derive from the Number for Heaven and Earth, provided the cosmological basis for the Number for the Great Expansion Method of Divination and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calendar and mathematics in later 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man and universe, the Number for the Great Expansion Method of Divination, as the basis for denominating the timing sequence of nature, becomes the number used to regulate life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fifty times of nutrient-defense circulation and the fifty pulse beats during pulse diagnosis are probably pre-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for the Great Expansion Method of Divination, which is fifty. Through mathematical deduction, it is calculated that the length of the 28 meridians in human body is 16.2 zhang (about 170.7 feet), the distance qi travels per breath (one inhalation and one exhalation) 6 cun (about 7.559 inches), and the number of breaths during one day-night cycle 13 500. However, such calculation may inevitably cause some theore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those numbers disagree with reality since they are influenced by Chinese numerology.

**Keywords:** Number in the Great Expansion Method of Divination; *Huangdi Neijing*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nutrient-defense circulation; phylogenetics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Xing Yurui, Doctoral Supervisor,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 Middle Xixian Avenue, Xixian New District, Xianyang 712046. E-mail: xingyurui@163.com

**Funding:**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973 Program) (No. 2013CB532002)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邢玉瑞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sup>\*</sup>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No. 2013CB532002)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项目(No. 2019-YL01)

《灵枢》提出营卫之气在人体昼夜循行五十周次,并提出诊脉时长为五十动的问题,何以为“五十”,历代医家均依据《灵枢·五十营》所提供的人体经脉总长度、一息气行度数、一昼夜呼吸次数等数据加以随文演绎,忽略了相关数据的真实来源以及其中存在的逻辑矛盾,故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本文拟从大衍之数与《黄帝内经》理论建构关系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探讨,以请教于同道。

## 1 大衍之数研究概况

大衍之数,出自《易传·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段关于卜筮的话把数字与天地、历法、八卦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一套数的宇宙观和思想体系,对后世中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汉代以来,历代易学家对《易传》提出的大衍之数做过种种猜测,众说不一,至今仍然是易学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大衍之数的争议,涉及大衍之数提出的时代、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的关系、大衍之数五十的原由以及为什么实际占筮只用49根蓍草等诸多问题。

### 1.1 大衍之数提出的时代

关于大衍之数提出的时代问题,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系辞》相关联。由于帛书《系辞》无今本《系辞传》的“大衍之数”章,故张政烺<sup>[1]</sup>认为今本“大衍之数”章大约是后加的,是西汉中期的作品。李学勤<sup>[2]</sup>通过分析《论衡·卜筮》篇和《汉书·律历志》的记载,特别是分析“大衍之数”章文字的内容和形式都与《系辞》其他各章融合无间,他认为该章大概在《系辞》形成的时期即已存在。廖名春<sup>[3]</sup>则进一步通过分析“天一、地二……”句同“大衍之数”章的逻辑关系,通过引征熹平石经、子夏《易传》等材料,证明在西汉中期以前,《系辞》中就有“大衍之数”章了。张岱年<sup>[4]</sup>考证认为《系辞》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的作品,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惠子、庄子以前。刘大钧<sup>[5]</sup>赞同张岱年的看法,并补充论证认为《系辞》的写成,当稍早于惠子、庄子,或者与之同时。由此可见,大衍之数的提出,当在西汉以前,有可能为战国中晚期。

### 1.2 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的关系

《易传·系辞上》在提出大衍之数的同时,又提

出“天地之数”的概念,而所谓天地之数,即《系辞上》所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数,即天数1、3、5、7、9和为25;地数2、4、6、8、10和为30,此即上文所言“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10个自然数作为天地之数,大概与人类对数的认识有关,就十进制的数字演化而言,十是循环计数的终结。如《国语·周语》言“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汉书·律历志》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说“天之大数,毕于十旬。旬天地之间,十而毕举;旬生长之功,十而毕成。十者,天数之所止也。古之圣人,因天数之所止,以为数纪,十如更始。”《说文解字》言“十,数之具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王冰注“十者,天地之至数也。”《系辞传》孔颖达疏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十而至,是数满于十也。”《左传·僖公十四年》孔颖达疏说“十是数之小成。”纪、终、满、具、至等,都是说十是数的一个周期的完成、终结和齐全、圆满。至于说十是数之小成,则是从更长、更大的周期而言。原始时代的先民屈指计数,每个手指都逐一用过一遍,这就是“数终于十”;从头再来一遍,就又开创了一个“数之纪”;如此不断地周而复始,每数一十,都是一次“数之小成”。不仅中国古代如此,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记述公元前六世纪初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说“他们认为十这个数目是完满的,包括了数目的全部本性。”

至于此大衍之数五十与天地之数五十五之关系,历代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大衍之数即天地之数,当为“五十有五”。早在汉唐时代的文献中,已有“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的记载,北宋学者胡瑗《周易口义》指出“按此大衍之数当有五十有五……今经文但言五十者,盖简编脱漏矣。”今人金景芳先生<sup>[6]</sup>明确指出“大衍之数五十”有脱文,当作“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脱“有五”二字。大衍之数,即下文“成变化而行鬼神”之“天地之数”。并进一步解释大衍之数的含义谓“‘衍’者,推演。‘大衍’者,言其含盖一切,示与基数之十个数字有别,盖数之奇偶,分天分地,犹卦之两仪,有一有——。衍成基数,犹《乾》《坤》等之八卦,只属小成,而不足以应用者也。迨‘参天两地’而成‘五十有五’,则可应用之以‘求数’‘定爻’‘成卦’,乃‘成变化而行鬼神’,因以大衍名之。不然,则此处‘五十’为无据,而下文‘五十有五’为剩语,‘絜静

精微”(《礼记·经解》)之教,断无此种文例也。”廖名春<sup>[3]</sup>也认为,无论从文义出发,还是从文献记载出发,“大衍之数”即“天地之数”都可谓有理有据,应为定论。陈恩林<sup>[7]</sup>、马金亮等<sup>[8]</sup>加以补充论证,都认同大衍之数就是天地之数,“大衍之数五十”是“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的脱文。汉魏易学家也多把两者看成是一事,虽不悟“大衍之数五十”为脱文,但认为“大衍之数”是“天地之数”的蓍卦之数,也与事实接近。大衍筮法从五十五根蓍草中所拿出的六根蓍草,恰好可以用来“布六爻之位”,是为“自然之妙”。由此可见,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是现代学者的主流认识。

二是认为大衍之数为五十,不同于天地之数。从经、史、子、集中有关“大衍之数”的论述来看,此观点占主流地位。如《白虎通·嫁娶》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引述京房、马融、荀爽的观点论述大衍之数也为五十。韩康伯《易·系辞》注引王弼谓“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北宋邵雍、南宋朱熹也持此说。今人金志友<sup>[9]</sup>认为,大衍之数五十,其实质是最大的五行生数5与最大的五行成数10之间,按照“相乘方式的相合作用”形成的结果,是用来表达时空纵横方位范畴的一切现象之能生能成的最大衍化周期数。欧阳维诚<sup>[10]</sup>认为,大衍之数五十,可能来自天地之数。因为“设卦”是借助天地进行的,蓍数自然也要配合天地之数。但天地之数分别是25与30,两者不相匹配,为了相对相称,所以地数也只取25,所以大衍之数取50为宜。于成宝<sup>[11]</sup>认为《系辞》作者并不是仅从占筮的角度去讲筮法,而是企望在《系辞》中能对大衍筮法所蕴含的宇宙哲理予以系统化的诠释,循着与《系辞》作者一样的眼光去看大衍之数,就当承认大衍之数为五十。

### 1.3 大衍之数五十的原由

大衍之数何以取五十,自汉至今,众说不一,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 1.3.1 五十是大衍之数所象征的一组重要事物的特征数之和

如《汉书·律历志》谓“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即 $50 = [1(\text{太极}) + 2(\text{春秋}) + 3(\text{三统}) + 4(\text{时})] \times 5$ 。孔颖达《周易正义》引京房说“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

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孔颖达疏引马融说“《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位居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按照此说,五十是由太极一、两仪二、日月二、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相加之和。

#### 1.3.2 五十是八卦的爻数或特征数之和

如孔颖达疏引荀爽说“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即五十是由八经卦的八与每卦六爻的六相乘,再加上乾、坤两卦中的用九、用六而得。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说“艮为少阳,其数三;坎为中阳,其数五;震为长阳,其数七;乾为老阳,其数九;兑为少阴,其数二;离为中阴,其数十;翼为长阴,其数八;坤为老阴,其数六,八卦之数总有五十。”即五十乃八经卦所对应的数之和。

#### 1.3.3 五十是从河图天地数、生成数中所导出

如朱熹《周易本义》说“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则止用四十有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也持此观点,他指出“五十既为极数,故大衍以此为本也。《太玄》玄图云: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正五十也。孔子曰五十以学《易》,正谓此也。”

#### 1.3.4 大衍之数是由天地之数五十五所导出

如郑玄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姚配中<sup>[12]</sup>也持此说,他认为“天地之数五十五,减其小数五,以象五行,用其大数五十以演卦,故曰大演之数五十。五十者,参天两地,减五亦参天两地,减一象太极也。”

此外,清·李光地<sup>[13]</sup>认为“凡方圆可为比例,唯径七者,方周二十八,圆周二十二,即两积相比比例之率也……合二十八与二十二,共五十,是大衍之数,函方圆同径两周数。”他还依据“大衍勾股之原图”来说明大衍之数为五十,认为大衍之数与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有密切的关联。近代杭辛斋<sup>[14]</sup>认同李光地的说法,并给出大衍之数勾股图。田合禄等<sup>[15]</sup>则把大衍之数解释为朔望月在一年中运行的特征点规律,即一个朔望月有4个特征点,一回归年为49.5个朔望月单位,取整数为50,即大衍数;其用49者只取实数。

以上解释可谓五花八门,大都是从一些无可验证的形而上学的假定出发,硬凑出五十和四十九两个数字来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大概只能是古人在长期的数字占筮的过程中摸索所得。欧阳维诚<sup>[16]</sup>研究认为,数字占筮最后所得筮数应满足随机性原理、等概率原理、变爻原理和最小数原理,在此情况下,用49根蓍草是唯一的最佳选择。它运用了初等数论、组合论、概率论的知识,对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求出了最佳解,其理论之严密与计算之精确都使人叹为观止,因而为我国历代数学家所推崇。

至于占筮为什么只用49根蓍草,上文已有所涉及,况且此问题与中医学的关系不大,故在此不再赘述。

## 2 大衍之数与《黄帝内经》营气循行的关系

关于营气在人体循行周次的记载,具体见于《灵枢·五十营》,《灵枢·营卫生会》也提到“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对于营气何以昼夜循行五十周次,历代医家也只遵循《灵枢·五十营》等所提供的人体二十八脉长度、一息气行度数、一昼夜呼吸次数等数据加以演绎,其中的逻辑矛盾常被忽略不见。廖育群<sup>[17]</sup><sup>174-176</sup>认为《灵枢·五十营》的内容来源于传世本《脉经》所载录的扁鹊脉学,《脉经·诊损至脉第五》云“故人一呼而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而脉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脉五动。一呼一吸为一息,气行六寸……昼夜漏水百刻……一刻百三十五息,十刻千三百五十息,百刻万三千五百息。二刻为一度,一度气行一周身,昼夜五十度。”黄龙祥<sup>[18]</sup><sup>16</sup>认为《灵枢》将其中的“五十度”改为“五十营”,只是为后续营气的出场埋下伏笔。但也没有具体讨论何以为五十周次的问题。而在《灵枢·根结》篇中,又将营气循行五十周次与切脉相联系,指出“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似乎营气循行五十周次是切脉五十动的理论前提,如清·罗美<sup>[19]</sup>所言“大约经络脉行兼有二义,一以呼行三寸,吸行三寸,其流行日夜为五十荣者,法以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为占,此从其流行者言也。”但黄龙祥<sup>[18]</sup><sup>17</sup>考证认为,《灵枢·根结》这段文字改编自《脉经·诊脉动止投数疏数死期年月》所载扁鹊脉法,将“脉来五十投而不止者,五脏皆受气,即无病”中的“五十投”改为“五十营”,目的是借

助营气这个关键概念来构建一个如环无端的血脉运行理论。如此一来,则营气循行五十周次当来源于脉诊之五十动,而不是相反。然而对脉诊何以要候五十动,历代医家也是语焉不详。

通过上述讨论可见,从《易传·系辞上》提出“大衍之数五十”后,宋以前大多予以肯定;宋代学者提出脱文说,认为大衍之数为五十五,现代学者则倾向于大衍之数即天地之数,同为五十五。但从《易传·系辞上》在同一章里提到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来看,天地之数可能为大衍之数的来源,以此说明大衍之数的宇宙论依据,而且为了说明大衍筮法符合天地之道,从而为其赋予了律历知识的根据,即“分二”象征两仪,“挂一”象征三才,“揲四”象征四时,“归奇”象征闰月等。而从西汉刘歆始,又提出历法以大衍之数为本,如上引《汉书·律历志》为了说明律历皆有易道的根据,即借大衍之法来说明闰法。东汉末,刘洪造乾象历,“其为之也,依《易》立数,遁行相号,潜处相求,名为乾象历”(《晋书·律历志》)。唐代李淳风认为“然则观象设卦,扞闰成爻,历数之原,存乎此也”(《晋书·律历志》)。“至唐一行专用大衍之策,则历术又本于《易》矣”(《新唐书·历志一》)。在他看来,《易》、律、历三者互通,它们又都统一于数,而《易》才是律与历的根本所在,所谓“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新唐书·历志三》)。由此可见,大衍之数对历法思想影响之大,故陈美东<sup>[20]</sup>评价指出:无论刘歆还是刘洪,他们的数字神秘主义均未脱《易》中的大衍之数一类的窠臼。唐代一行亦深陷其中。这种基于历、律、《易》互通的思想,欲融会贯通之,并使历法披上神圣的色彩,可惜用有限的简单数码毕竟难以圆通十分精细的天文数据,遂沦为画蛇添足之举。

司马迁《史记·律书》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则指出“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说明历法具有序正时节,以顺应气候的寒暑变化、生物的成长、衰亡规律等功能。而中医对营卫气血循环运行的认识,本身就是基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类推的结果<sup>[21]</sup>。历法的目的是探讨自然时序,而中医学强调生命活动必须遵循时序的变化,从人与天地相参的角度而言,大衍之数作为确定

自然时序的内在根据,自然也就成了生命活动的规制之数。由此可见,《黄帝内经》所言营气循行还是诊脉之五十数,极有可能是以大衍之数五十为基础推演所得,是术数模式推演的结果。而所有人体二十八脉长度、一息气行度数、一昼夜呼吸次数等数据,均是为了满足昼夜50周次这一前提的人为精密设计,与实际测量毫无关系。

### 3 《黄帝内经》营气循行数据分析

《灵枢·五十营》在论述人体营气运行度数时,引入了一组数据,即人体经脉的长度为16.2丈、一息气行0.6尺、昼夜呼吸次数为13 500息,对此我们可加以具体分析。首先,《灵枢·五十营》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提出“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而人体实际的经脉数十二经脉24条,若加上奇经八脉则有36条之多,远远超出了28脉之数,可见二十八脉的取舍也是一种人为的设计,纯粹为了满足应和天道二十八宿之数,由此又引起了《灵枢·脉度》中跷脉“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当数者为经,其不当数者为络也”的逻辑矛盾。其次,经脉总长16.2丈,可以从一息气行0.6尺、昼夜呼吸次数为13 500息及昼夜循行50周次推算而得;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人以九九制会”的思想,即经脉左右各一,那么人体一侧经脉的长度8.1丈,恰合九九之数。故廖育群<sup>[17]</sup>认为各脉的长度不是根据“实际测量”,而是基于“精密计算”。第三,正常成年人每分钟呼吸大约16~20次,那么一昼夜的呼吸次数为23 040~28 800次,《灵枢·五十营》提出为13 500次,也是为了满足其术数推演的需要,其中一息气行0.6尺之数,源于“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卓廉士<sup>[22]</sup>认为气行从三开始,然后以三的倍数递增,共行五十营于身,合于三五之数;气行一周二百七十息,合于三九之数;气行五十周,“凡行八百一十丈”(16.2×50=810),正合九九之数。由此可见,《灵枢·五十营》为计算营气循行周次的所有数据,均不是根据实际测量,而是基于精密计算,即在确定了营气昼夜循行五十周次的前提下,再依据天人合一的术数模式,以推演确定相关数据,最终以满足五十周次的推算。《灵枢·五十营》所言“气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以及《卫气行》“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的论述,也莫不如此。

综上所述,《易传·系辞上》提出“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当在西汉以前,有可能为战国中

晚期,应早于《黄帝内经》有关营卫循行五十周次的论述。大衍之数五十,可能来自天地之数,以此说明大衍之数的宇宙论依据,因此对后世历法、数学等都有着深刻影响。从人与天地相参的角度而言,大衍之数作为确定自然时序的内在根据,自然也就成了生命活动的规制之数。因此,《黄帝内经》所言营气循行还是诊脉之五十数,可能是以大衍之数五十为基础的术数模式推演的结果。《灵枢·五十营》所提供的可以计算营气运行周次的数据,均是为了满足50周次这一前提的人为精密设计,与实际测量毫无关系。诚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公元前六世纪初期毕达哥拉斯学派评述所说“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由于他们在数目中间见到了各种各类和谐的特性与比例,而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个本性来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数目本身则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他事物,所以他们从这一切进行推论,认为数目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认为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因此,凡是他们能够在数目和各种和谐之间指出的类似之处,以及他们能够在数目与天的特性、区分和整个安排之间指出的类似之处,他们都收集起来拼凑在一起。如果在什么地方出现了漏洞,他们就贪婪地去找个东西填补进去,使它们的整个系统能够自圆其说。”<sup>[23]</sup>

### 参考文献:

- [1] 张政烺. 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J]. 考古学报, 1980(4): 403-415.  
Zhang ZL.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n early Zhou bronzes[J].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1980(4): 403-415.
- [2] 李学勤. 帛书《系辞》略论[J]. 齐鲁学刊, 1989(4): 17-20.  
Li XQ. On the silk book of the *Great Interpretation* [J]. Qi-lu Journal, 1989(4): 17-20.
- [3] 廖名春. “大衍之数”章与帛书《系辞》[J]. 中国文化, 1994(9): 37-42.  
Liao MC. The chapter of Da Yan Zhi Shu and the silk book of the *Great Interpretation* [J]. Chinese Culture, 1994(9): 37-42.
- [4] 张岱年. 中国哲学发微[J].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364-388.  
Zhang DN. On Chinese philosophy [J].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364-388.
- [5] 刘大钧. 周易概论[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6: 9-10.  
Liu D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Changes* [M].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16: 9-10.
- [6] 金景芳. 学易四种[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56.  
Jin JF. Four Ways to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s* [M]. Changchun: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1987: 56.

- [7] 陈恩林, 郭宁信. 关于《周易》“大衍之数”的问题[J]. 中国哲学史, 1998(3): 42-47.  
Chen EL, Guo NX. On the Numbers of the Great Expansio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J].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98(3): 42-47.
- [8] 马金亮, 丁鼎. 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说补证[J]. 周易研究, 2015(2): 32-39.  
Ma JL, Ding D. Supplement to the argument that the Number (of the Yarrow Stalks) in the Great Expansion Method of Divination is Fifty-five [J]. Studies of Zhouyi, 2015(2): 32-39.
- [9] 金志友. 《周易》大衍之数探解[J]. 学理论, 2014(9): 40-41.  
Jin ZY. Exploration on the Numbers of the Great Expansio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J]. Theory Research, 2014(9): 40-41.
- [10] 欧阳维诚. 思维模式视野下的易学[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140.  
Ouyang WC. On Yi-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king Patterns [M].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2017: 140.
- [11] 于成宝. 《周易》“大衍之数”略论[J]. 求索, 2007(10): 144, 151-152.  
Yu CB. On the Numbers of the Great Expansio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J]. Seeker, 2007(10): 144, 151-152.
- [12] 姚配中. 周易姚氏学[M]//王云五, 主编. 万有文库[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249.  
Yao PZ. Yao's Study on *The Book of Changes* [M]//Wang YW, ed. An All-Encompassing Series of Books [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249.
- [13] 李光地. 周易折中[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2: 1121-1122.  
Li GD. Elabor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M]. Beijing: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2002: 1121-1122.
- [14] 杭辛斋. 学易笔谈[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204.  
Hang XZ. Notes on Studying *The Book of Changes* [M].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0: 204.
- [15] 田合禄, 田峰. 周易与日月崇拜——周易、神话、科学[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 363.  
Tian HL, Tian 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Worship of the Sun and the Moon—The Book of Changes, Myth, and Science* [M].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ress, 2004: 363.
- [16] 欧阳维诚. 周易数学原理[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 203-216.  
Ouyang WC. Mathematical Principle of *The Book of Changes* [M].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1993: 203-216.
- [17] 廖育群. 重构秦汉医学图像[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Liao YQ. Reconstruction of Medical Image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M].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8] 黄龙祥. 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Huang LX.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utline of Meridian Theory [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6.
- [19] 罗美. 内经博议[M]. 杨杏林,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23.  
Luo M. Extensive Comments o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M]. Yang XL, ed.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5: 23.
- [20] 陈美东.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556-559.  
Chen MD. Astr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M]. Beijing: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2007: 556-559.
- [21] 邢玉瑞. 黄帝内经理论与方法论[M]. 2版.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210.  
Xing YR.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2<sup>nd</sup> ed.) [M]. Xi'an: Sha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5: 210.
- [22] 卓廉士. 从古代数术看经脉长度与营气流注[J]. 中国针灸, 2008, 28(8): 591-595.  
Zhuo LS. Analysis on length of meridians and ebb-flow of ying-qi based on ancient Shushu [J]. Chinese Acupuncture & Moxibustion, 2008, 28(8): 591-595.
- [2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9.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History of Foreign Philosophies,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Selected Readings in Original Works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 1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19.

(收稿日期: 2019-05-30)